

岩脑壳

杨再辉◎著



岩脑壳

是『日头所出之地』

是风最终返回转行的『原道』

是江河最终仍然要归还的那个『来处』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岩脑壳

杨再辉◎著



岩脑壳

是『日头所出之地』

是风最终返回转行的『原道』

是江河最终仍然要归还的那个『来处』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岩脑壳 / 杨再辉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 - 7 - 5190 - 3876 - 2

I. ①岩… II. ①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6589 号

岩脑壳 (YANNAOKE)

作 者: 杨再辉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蒋爱民

责任编辑: 胡 笋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 - 85923039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 - 85923000 (总编室), 010 - 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hus@clapnet.cn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德鸿律师事务所王振勇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23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0 - 3876 - 2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一 从前……

——读杨再辉的《岩脑壳》

寇丹

说故事一开头往往必说一句“从前”。话一出口就切割了时间进入另一个生活的环境。德清作家杨再辉 22 万字的小小说《岩脑壳》，从第一句“岩脑壳，这个坐落在河边悬崖上的汉族寨子，栉风沐雨……”开始，就被带进了从前。

杨再辉是贵州人，出版过《天底下有一片红绸子》的短篇小说集子。我多次去过贵州，对他笔下的人与事有亲切感。尤其佩服他对人物、景物、生活中的细微观察描写，不啰唆，极传神。红花绿叶相衬着主题，让你闻到了那方土地的味道，人物也因此有了各自的本色和精神。我想，作家与会写或讲个故事人的区别在于作家用眼的观察、心的分析在解剖着一个特定时空中的群体，带动你一同领略、感受、思考、探索，并延伸阅读思考这一群体从前、现在、未来的故事。讲故事的人以情节博人开怀大笑或凄然落泪；而作家的终极目标是让人们去反刍一连串的为什么的故事本质。

22 万字的《岩脑壳》书名，一听就是有别于东南沿海的地名。不错，他再次写了他极为熟悉的贵州松桃县的一个山村，时间是 20 世纪的下半叶，也正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大转折的那个时期。贵州省过去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贫穷荒蛮。要不是当年“备战备荒”的战

略措施，把东南沿海许多大城市的人和机器都搬去进行“三线建设”，还不知要出多少在山沟里称王的“夜郎”呢。地处山崖河边的岩脑壳村寨千百年来春播秋收，熏肉米酒，辣椒芭谷，粗茶土烟，虽穷也安于天命，生儿育女。可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改革开放春雷让岩脑壳的保守顽固也开了窍。村寨里老老少少随着开放的气流嗅着听着并模仿着山外的一切。就这样，变化着的人都涌进杨再辉的笔下，经他的反刍就绘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山民生活画卷，像农民画那样，该红就红，该绿就绿，不讲究“变形”或“调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心念念，锥心锤血，这些文字是纯粹的，生活的，绝对原生态的”。我想，忠实于生活，不遮掩，不粉饰，不讨好，这就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心。

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山寨也像山蚂蚁一样有一个一个的窝。近三十年，许多的“窝”被挖掘机拆了，被推土机填埋了。电视机取代了拿着火把、敲打锅盖来驱鬼治病、自演自娱的活动，白发老奶奶也会用视频和远方大学里学外语的孙女喊话。生活中世代相袭的生老病死葬、爱情与婚嫁是如此的顺序和变化着。杨再辉把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以证实的笔调，满怀激情的柔情万端的感觉，记写了这种迅猛的改变。像他说的要“给人温暖，给人希望，给人勇气”。因此，它也是贵州的一页历史，它的文字是金贵的。

让我感动的是这个山村里竟有人保存着一本残破泛黄的竖排木刻版古书，它记述着一个国王苦尽甘来的故事。也许，不少人去屋檐下听老人反复地宣读。故事鼓舞着他们渴望去迎接一个个太阳的升起，克服着眼下的风雪严寒。我想，有文字书本就是有文化的传承，才有了一个叫作岩脑壳的群体，才有了岩脑壳的蜕变。

杨再辉让笔下的人物、车马、炊烟、歌谣都在似河水的动

态下让人揣摩，遐想，期望，温暖，共鸣。让我们的后人向他们的后人说：“从前……”

真的，好喜欢，好享受。

（寇丹，满族，1934 年生于北京。全国自学成才者，国际知名茶文化学者，在海内外出版过多种文学及专业论述）

序二 一幅灵动摇曳的生之画卷

顾 久

读杨再辉的《岩脑壳》，不知怎的，总觉得是在观赏震撼人心的绘画。

先是联想到罗中立的《父亲》：黑如大地的脸，犁铧划过泥土般的皱纹，眼神像山雾单纯而迷离，又像岩石笃定而坚强，仅剩的一瓣门牙使人联想到饱尝酸、甜、苦、辣，老树根似的指头紧捏着那只破旧的粗陶碗，汗涔涔的头巾上插支圆珠笔，艰难困苦仍保持着对文化的向往……或许是因为《岩脑壳》是以父亲丧礼开篇，又以父亲形象幻化为山崖作结？或许，与罗中立的画笔一样，再辉的文笔采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前者细微到渗着热汗的毛发和胡须，而后者精确到父亲几十年的每一封信中的每一个错别字？

再读，我看到类似中国古代绘画的散点透视式长卷：像《清明上河图》？或许因为书中有那么多的衣食住行、岁时年节、人生礼俗之类？但杨再辉不是张择端，似乎并不想要忠实地再现风俗，那只是衬托；像《洛神赋图》？或许是因为其中不时萦绕着安魂的雉堂戏文和跳脱的行文方式，使人、神、灵魂在时空中穿越着？但杨再辉不是顾恺之，似乎不想用写实的笔墨去展开虚幻的意境。《岩脑壳》是一轴属于作者自己的长卷。它像山水画，其中矗立着作者心底永远的扳鹰咀、载阳

坝、仙人借、四方土……它像人物画，每个空间隐隐都有父亲的影子，还依次呈现出善良苦难的母亲、养着鸭子也被鸭子养着的姜老者者，失手杀人又被良心煎熬而精神失常的巴胜大叔，倔强如牛的天宝大大及其苦命的玛伟、玛文，有一起长大的、似乎永远定格在儿时却早已各自飘零的兄弟姐妹……

再辉的这轴长卷，看似游散，但其主题却极其本真极其简单：大山中的生存。民国时的潘光旦先生留洋研究生物学，常用自然选择和文化选择的角度审视人类生存之道，归纳出“生产”“婚姻”和“死亡”作为“选择的途径或支点”。人要生存，就要在这片大山中挣饭吃，于是《岩脑壳》不停地用“喊”“奇”“赚”等方言词语来说“吃”，而全书六章，《讨食》谋生就成了其中一章的标题。人要生存，还要繁衍，找到能传宗接代的另一半，于是《岩脑壳》写大姐、二姐、三妹、小妹出嫁，大哥、二哥、弟弟娶亲，以及令父亲长期操心的“我”的婚恋，《亲事》又占去一题。人要生存，还需要死亡。在有限的资源里，老人的永别留给后人生存的空间，老人经验的消逝是新知识的开端，于是《岩脑壳》写了姜老者者、巴胜、玛伟、贺老师、父亲、母亲之死，又用《今生前世》为题，追忆故人往事。大山中的生存虽简单本真却并不单调：要生存，除了食、色、死而外，还要有坚强的血缘家庭来组合，要无处不在的日常行为习俗来整饬，要整套神话传说、道德伦理、民间俗信、血亲挚爱等来安顿灵魂……大山形塑了山地文化，而文化赋予了大山鲜活的灵魂。《岩脑壳》展示的，就是一轴贵州山地乡土文化之长卷。

当然，《岩脑壳》不是用线条、色彩铺就的具象的绘画，而是用文字、形象构筑的文学作品。但说是文学作品，我却不知道该归入哪一类样式：像小说？生动的人物、松桃的方言、雄奇的自然环境和鲜明的人文环境皆俱，但却没有虚构和大团

圆式的情节。像散文？围绕着父亲的身影，含情濡泪而又娓娓地叨叨着亲人们和乡亲们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生死轮回，但又不追求人为的散文意境。像诗歌？如同披头散发泽畔行吟的屈子，为已经逝去的亲人和即将消亡的故园而独自吟哦、一唱三叹，但又没有节奏和韵脚。像史书？既忠实地记述数千年农耕者的场景情愫，又实录了新时期工业化、城市化中农耕者对祖祖辈辈家园的离弃和不舍，但它又没有身份证照片式的严谨……

其实，这本书就像松桃的那座“刀削斧劈似的岩山”岩脑壳一样，独立、粗犷、贫瘠而又自尊，岩脑壳就是岩脑壳，是唯一的。它如小说般灵动，如散文般摇曳，如诗歌般激荡，如历史般沉重。

我愿把感动过自己的这本书介绍给寻求感动的读者们。

是为序。

（作者系贵州省文史馆馆长、教授，贵州省前文联主席）

••••• 目录

岩脑壳.....	1
讨 喰.....	4
亲 事	63
父 亲.....	103
今生前世.....	174
王的国度.....	210
作家立场.....	217

岩脑壳

1

岩脑壳，这个坐落在河边悬崖上的汉族寨子，栉风沐雨，历经大大小小数不清的人间故事，最后一次，它见证父亲离去。

父亲去世了，灵柩停在堂屋，从老松桃赶来的驼子姨叔带着徒弟做法事；弟弟、二哥、大哥前前后后忙碌。只有父亲不再操心，父亲睡在棺材里。

我和二姐、三妹、小妹算是已经见过父亲了——刚拢家那天，贝林哥他们将棺材盖打开来看。阴历六月酷暑难当，人在屋檐、树荫下，汗水还是顺着脊梁淌。父亲5号下午走，我们7号才到，怕他等不起，特意用冰袋将棺材里铺了一圈。尽管做了这种种防范，但父亲还是有点走形了，只有那两颗门牙，和右手骨折过的食指，才让我认出来，套着一身玄色寿衣安然躺在里面的这个人是他。

“发了！”天宝大大在边上说，“天色大，贱叔发了！”给我们看最后一眼，就盖上，钉钉，用桐油石灰填塞严实。“亘古千秋，子孙万代！亘古千秋，子孙万代——”老爷岩的三叔边抹油泥，边翕动着嘴唇念祷。

“兄弟！贱叔他走得停当，利索，按老古话讲来是喜丧……”三舅说。三舅拽着我的袖子，下巴稀疏的几根灰白胡茬翘起。三舅已经是这样老了，勾腰驼背，整个人像一根脱了水的豇豆干。几天没睡，三舅一直守着父亲：上香，点蜡烛，往油灯里添桐油，注意不让猫狗爬到棺材上去；每隔半个时辰，就烧上几张纸钱；困了，就靠在凳子上眯一下。

“三舅……”人潮涌动，柏树枝和竹子搭起的灵台前，鼓锣铙钹乱响，驼子姨叔和弟子们竭尽全力超度父亲：

“三春草木长发芽，日晒和风散白花；
借问此花何处至，不知春去落谁家。”
切切锵！切切锵！切锵切锵切切锵——

“叹此花，真可好，朵朵解花登坛绕；
说到山茶已不绯，又有梅花伴雪开。”
切切锵！切切锵！切锵切锵切切锵——

“牡丹芍药开方鲜，此是今宵真可好；
今持若花献世尊，资荐逝者早升天。”
切切锵！切切锵！切锵切锵切切锵——

“闻说地狱也有音，铁门不许透风尘；
擎叉执斧牛头鬼，背剑担枪马面身。”
切切锵！切切锵！切锵切锵切切锵——

“牛头马无人义面，鸟嘴鱼鳃剥面皮；
不问亲疏并贵贱，只报当头追山离。”
切切锵！切切锵！切锵切锵切切锵——

“叹此者，入黄泉；黄泉路上苦万千；
独自独行无伴侣，亲儿亲女在那边。”
切切锵！切切锵！切锵切锵切切锵——

“叹声苦楚泪涟涟，鬼卒相逢要纸钱；
自作自受千般苦，专望家中修善缘。”
切切锵！切切锵！切锵切锵切切锵——

.....

我立在边上，看瘦小的二哥举着引魂幡和弟弟绕棺，看大哥、根安他们在院坝里搓稻草索，有时我无端地抹一把眼泪。

“崽啊！小时候担心你们不得大；等你们大起来，我们又老了……”

2

送走父亲，我一直失魂落魄的。

我跟着父亲到扳鹰咀，亲眼看着棺木落土。我知道父亲这回是真的走了，人世间再也没有父亲了。但我还是出门去找，满原满野地找，像小时候从学堂回来那样。我找到四方土，找到仙人借，找到载阳坝，最后我又过渡船去到云落屯。

在云落屯，我立在堤坎上，我望着汤汤的河水。流水下的鹅卵石平整洁净；载阳坝上农人星星点点；远处的寨丙、响水坳、下坝，几个苗族汉族寨子沿青色的丘峦岩山一字排开。

岩脑壳就在对面。刀削斧劈似的石峰，垂直探入深潭的悬崖；岩层断面，有的地方被河水冲刷得坑坑洼洼，有的又光滑无比；崖壁上，翠竹薜萝青苔古藤，纷纷披披如额间发际；峰顶几株合抱粗的大倒鳞甲树亭亭如盖，若隐若现的人家……

我呆呆地望着，一直到将自己望进那个悲欣交集的世界里去——

讨 喰

1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讲到“讨喰”这个词。

“你们云落屯这些地方，大坪大坝的，好讨喰！”

“那时候啊，松桃这个廊场还没得马路，出去讨喰全靠这大河，你二伯伯当水手就跑船到过常德！”

父亲说的大河，是寨子前面的河——大河当然只是我们叫的，城里人都叫它松江河。顺着河流下去，是湖南茶峒、花垣、保靖，再一直下去一直下去，就到了常德，到了洞庭湖。

明晃晃的冬水田里，一只只鸭子伸着头颈，扁喙在泥水里“嘎嘎嘎嘎”挖掘。顾不得头上的碧空，顾不得田埂的稻草，也顾不得姜老者者。鸭子在搜寻谷粒、螺蛳和小鱼小虾——鸭子这是在讨喰！

父亲去无锡看二姐回来，给我写信——“你二姐那些廊场，地方平展得很！人家都在坝子中间……”父亲认为二姐嫁的地方好讨喰。

三妹、小妹一天天大了。女儿家，迟早都是出去的——只是，去哪里呢？父亲希望她们也能像二姐那样，找到一处好“讨喰”的地方，不要像大姐那样。

2

如果不算上我，二姐应该是最早出去讨喰的。

清早起来，二哥和弟就扛着锄头跟父亲去载阳坝上挖苞谷土，三妹下河边洗衣服洗菜，小妹也背着背篓赶牛去了河坝，只有二姐还没有出门。

以往这时候二姐早就已经进城去了，二姐卖菜——黄瓜豇豆，大蒜白菜，二姐用背篋背，用脚篮挑。但二姐今天没有出门，二姐一直在下面楼子屋，楼子屋在院坝边上，以前本来是我和弟弟睡觉的地方，寄婆有一次来我家，“姑娘家，生来就该住在深闺大院，没有姑娘家露天露地住边边角角的道理！”寄婆说，“我做主了，楼子屋腾出来给几个姑娘住，让老三老小去住仓屋边上！”这样父亲就把我们的房间换了过来。

这个早上，一直等到父亲、二哥、弟弟和三妹小妹都出门了二姐才出来。“星辰——”二姐叫我，“星辰，姐和你说个事——有人邀我去无锡打工。你在外边读书，见的世面多，你说姐是去还是不去？”二姐捋了一下耳边的头发，二姐的头发长，而且凌乱，同她这些日子的心绪一样。

二姐说是去打工，其实我们都知道，二姐很可能是一去不回头了。二姐没有文凭，没有手艺，就只有一种要奔出去碰运气的念头。二姐要走了，二姐这年已经二十四岁，二十四岁的姑娘，不管从哪一方面讲，都不能再守在家里了。母亲去世后的几年来，二姐一直洗衣煮饭，喂猪挑水，进城卖菜。里里外外，大大小小，二姐接替着母亲。

二姐曾经有过一个对象，是烂桥那边汉寨子人，离岩脑壳七八里路。二姐的对象是小姑姑帮介绍的，家里只有爹和一个瘫痪在床的娘。姑姑到人家串门，说起这门亲事。“伯妈——”姑姑说，“你家三娃今年满十九岁了么？我给他总成一门亲事——是我娘家哥的二女……”

母亲那时已经不在，姑姑来和父亲商量。父亲想二姐已经十九岁了，烂桥寨子好歹也算是河边坝子，吃饭不愁，就只是柴火艰难点——但这个年月，女儿嫁过去有口饭喰，也就很难得了……一番思前想后，父亲答应下来。

但是二姐不愿意。人家上门来提亲、放炮火，二姐都躲着不见，连正月里拜年，二姐也不出来。父亲苦口婆心，但二姐就是犟着，“我不去！”二姐低着头，“又不是为了我，是看人家可怜，才叫我去！”而父亲认为，既然炮火都放过了，礼也过了，两家就应该算有这回事情。好端端的，平白无故退人家亲，太对不住人。

我考上大学，二姐的对象来我家，父亲留他吃饭，他说还要回去做活路，父亲叫二姐送他，二姐在灶房里装着没听见。最后，还是我替二姐去送。二姐的对象跟我同一年出生，但比我还要腼腆，父亲叫二姐的时候，他在旁边一直埋着头看脚尖。

出了门，我们一个在前边走，一个在后边跟。走过岩洞边，快走到载阳坝上，他才停下来，“毛弟——”他叫我，先前一直塞在裤兜里的手抽出来，竭力学着大人的口气，“毛弟！你考上大学，哥没什么送你——这几块钱你自己去买本书看……”我不接，他硬要给，我还是不接，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最后他把钱摆在路边石头上，掉头就跑。我捡起钱，在后面追，一直追到渡口，追到仙人借，也没追上他。

后来，二姐到底还是将这门亲事给退了。再后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二姐继续料理家务，喂猪挑水，卖菜下地。二姐不光忙家务，还料理一家人的吃饭穿衣，空闲下来还给我们做布鞋、织线衫、缝鞋垫。我穿的第一双皮鞋是二姐给我买的，在那之前我一直都是穿的解放鞋，读大学了脚上也只是一双球鞋。放寒假我回家，二姐到街上卖菜，看到有人家卖减价的皮鞋，就给我买了一双，那是我穿的第一双皮鞋。

现在二姐问我，我说，姐，如果是打工，还是去广东、海南，工作好找；但是要考虑别的，恐怕还是要选择无锡，毕竟是苏南，平原地带，哪怕是农村也比我们这边要好。这附近，周围团转，也实在找不出像样点的地方。长生伯伯家芸茵姐，嫁在牛角河，算是县城边上了，但是每家摊不到巴掌大一块地，全寨人起早摸黑靠磨豆腐、做点小生意过日子；大姐在盘丝营，饭是有得吃，烧的柴火也有，挑水洗菜就在屋坎下。但是一年到头，日子也是紧巴巴的……姐，就是不晓得邀你去的是哪些人？靠得住不？

二姐说靠得住，就是财政表哥家的凤英姐。想想，又说，应该靠得住吧，我们是去那边找菊仙表姐……菊仙表姐就是财政表哥的妹妹，宣明大舅的女儿，小时就没有了娘，十四五岁跟人到外面打工，福建、广东，到处都去过。前两年，才听说在无锡那边嫁人安了家。

二姐长到二十四岁，除了县城，从没出过远门，连附近的铜仁都没到过。二姐第一回出门，在火车上，不管是醒着还是睡着，都紧紧地抱着包

袱。二姐的包袱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就只有父亲买给她路上吃的饼干。二姐的身份证和一点路费钱在家里时就藏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了。

在火车上她们遇到几个去厦门的人，听口音是老乡。说是去打工，却又没看见带行李。先是一个女的坐过来，问二姐：“妹，你们到哪里去？”二姐没有回答。“我们到无锡！”凤英姐说。后来又一个男的坐了过来：“你们在那边有熟人吗？”“有，我妹家在那边！”两个人说你们其实不用去无锡，厦门那边工作也蛮好找的，工资也高，不如你们也在鹰潭转车，和我们一起走……女的拿东西给她们吃，二姐没有吃；女的又拿水给二姐喝，二姐也没有喝。

二姐紧紧抱着包袱，火车一路“哐啷”“哐啷”，从天黑奔到天亮，又从天亮奔到天黑，沿途的电线杆、灯火、山丘人家在暮色中朝后退。二姐下巴抵着包袱，二姐的脑海里，放电影似的浮现着故乡的河坝、腰滩、封龙坡、云落屯，还有披着蜜一样的晚霞在坝上挑水泼菜的父亲和弟弟……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二姐和表姐到了上海，然后转车赶无锡。那时的无锡，交通还不方便。二姐她们照着表姐的地址，出了车站就开始打听，问了半天，才问到开往表姐家方向的公共汽车。找到站牌，然后又是等，坐在路边石阶上，抱着包裹。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挤上去，将近一个小时，下了车，两个人又是一路走一路问。

找到离表姐家还有一里多路的时候，二姐实在走不动了。“凤姐！我们找人家讨口水喝，好啵？”二姐说着，在路边就坐了下去，也不管地有多脏，土有多厚。二姐蓬头垢面，两边嘴角起了泡，眼眶也陷进去了；二姐的眼睛看起来特别大，大但是装满了惶恐和憔悴。表姐自己其实也和二姐差不多，几天几夜，火车汽车，担惊受怕，加上想家。一路上除了带的饼干外几乎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也没有好好合一下眼，两个人都是蓬头垢面，风尘仆仆。

凤英姐领着二姐，两个人走进路边人家讨水喝。院子里，一个男人在埋头修三轮车，男人告诉她们，并在那里，你们自己用吊桶打水就可以喝了。二姐在家洗菜、挑水、煮饭，但是家里用的是水桶，扁担钩一挂，去河沟水井边，舀满两桶水，扁担再一钩，挑了就晃悠晃悠往家走。现在这里却是用的吊桶。二姐和表姐都是第一次看见吊桶，都不会用，手忙脚乱